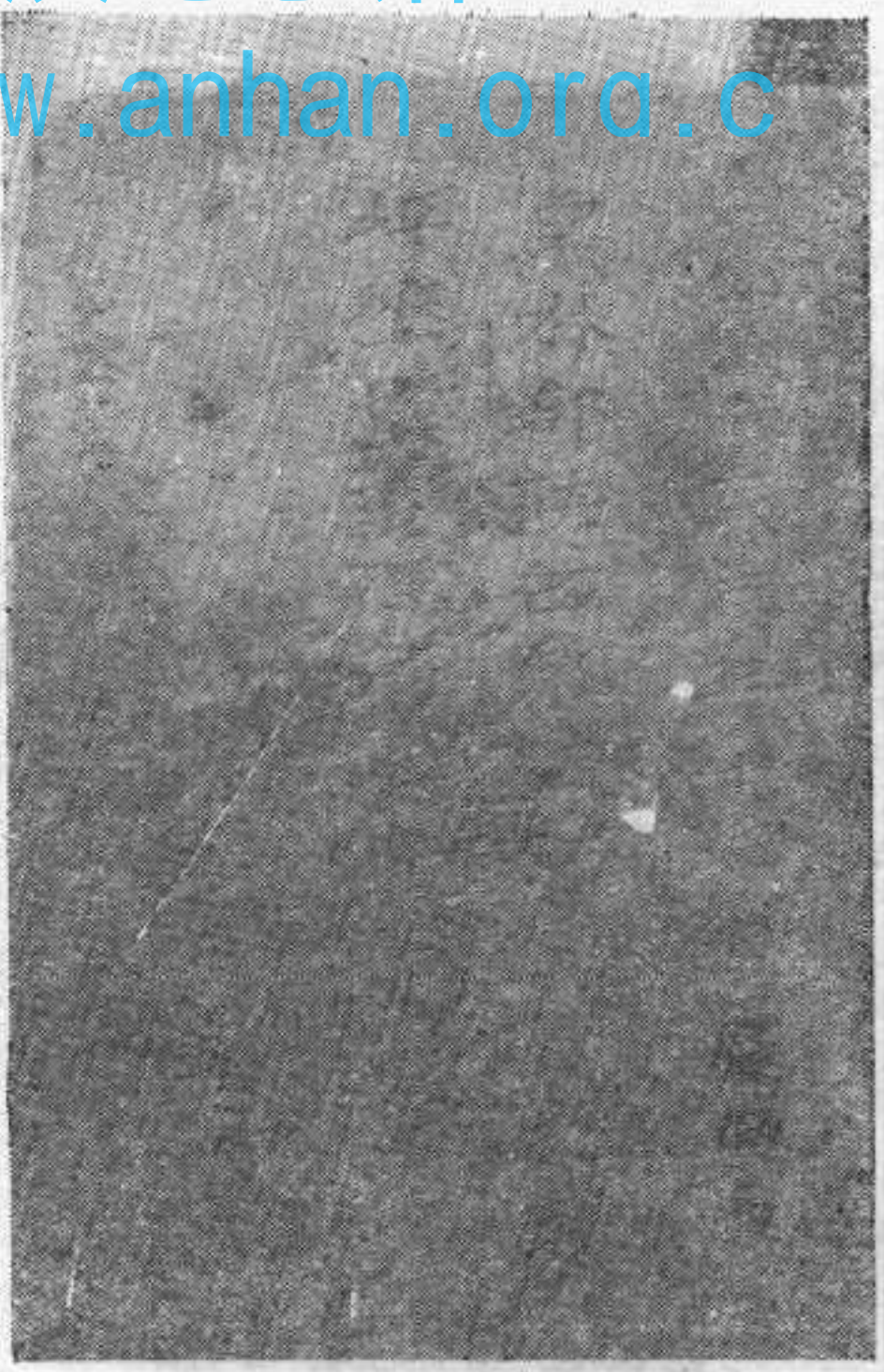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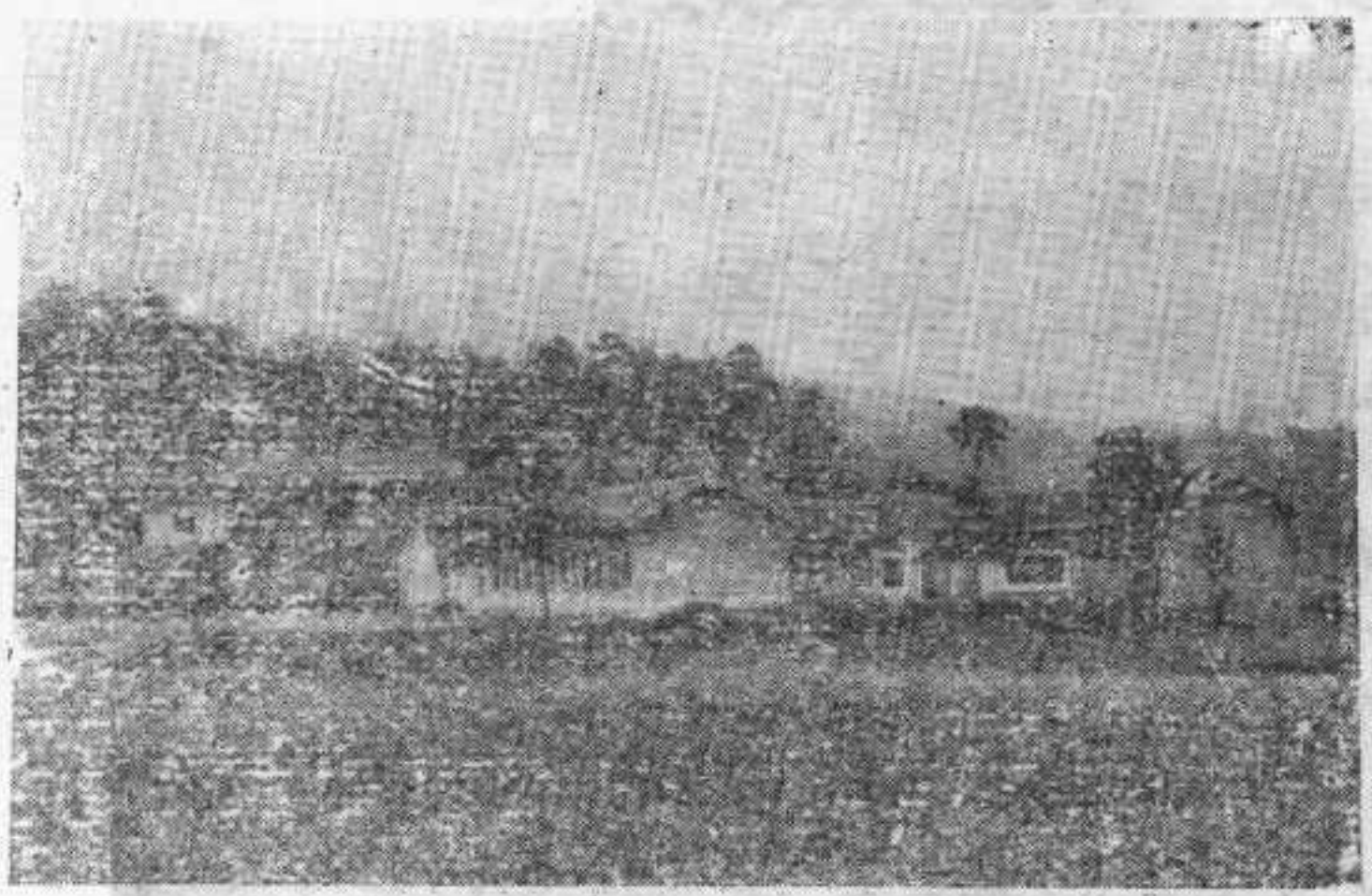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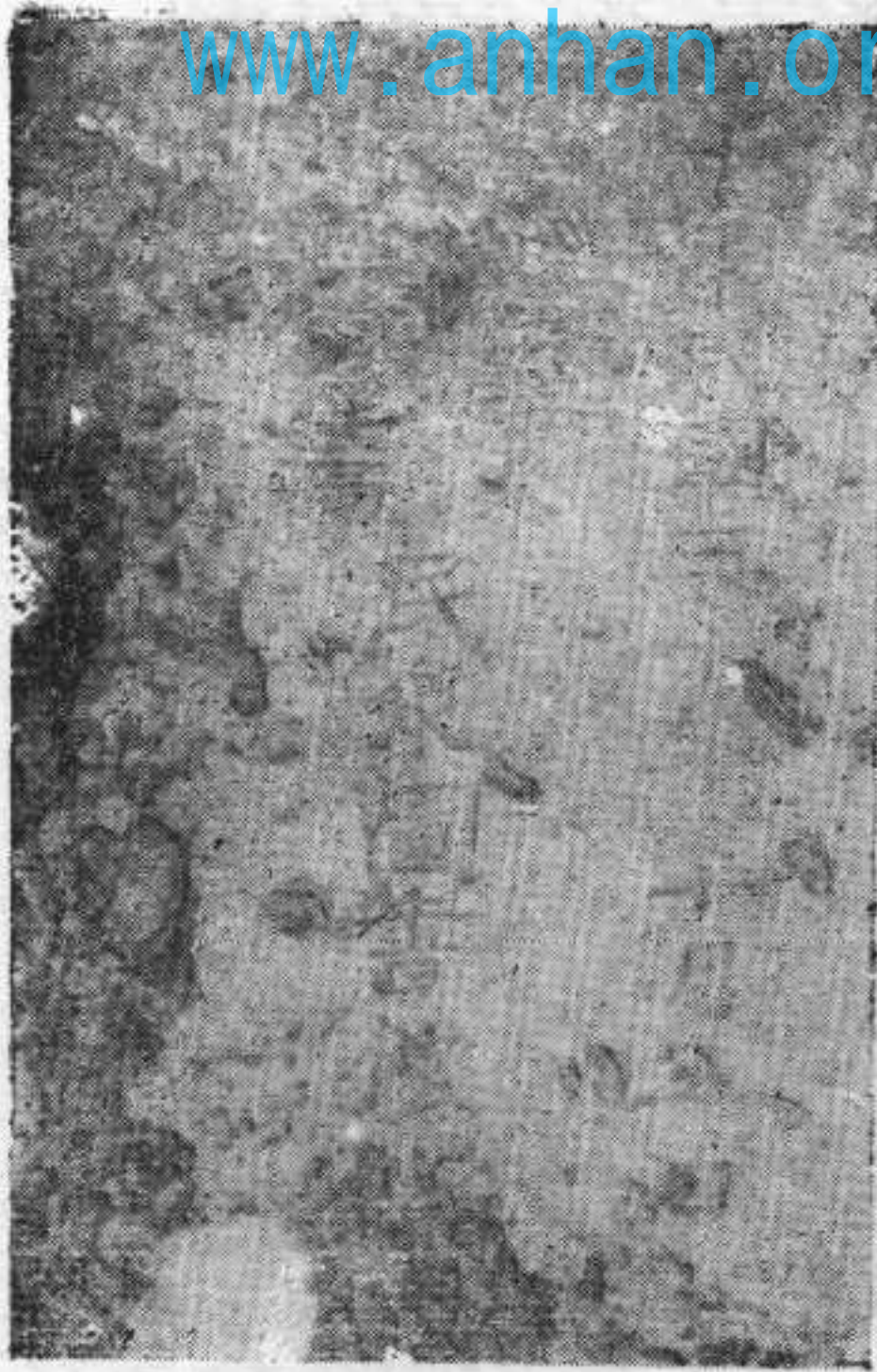
管理局所建  
“儿童教养  
院”院址石  
碑→



管理局所建  
中心小学  
(1985年改  
建)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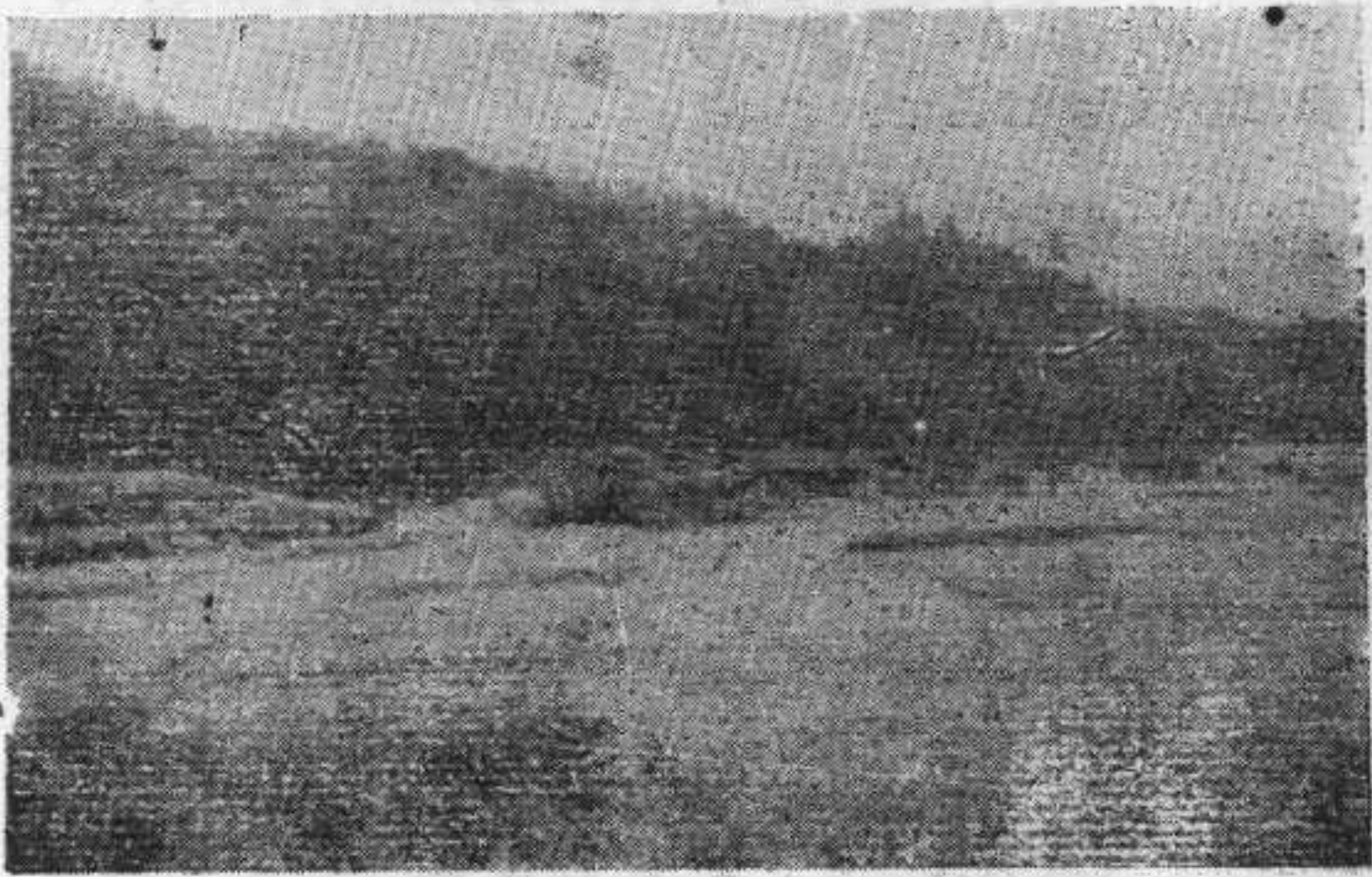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← 管理局所建（民众图书馆）馆址石碑

部分垦民房舍及田园





## 我 与 安 汉

秦子明 遗稿

1932年成立陇海铁路局陕西实业考察团。该团分南（陕南）北（陕北）二组。我和李仪祉先生与安汉参加南组。8月14日由西安出发，过兰田入山经柞水、镇安、旬阳、安康、汉阴、石泉、西乡、洋县、城固、南郑、沔县、褒城、留坝、凤县、宝鸡、凤翔、岐山、扶风，于9月22日回西安。沿途访疾问苦，以安汉为最勤。1935年秋，安汉领导一个“甘宁青实业调查小组”再赴甘肃、宁夏、青海，并拟西入新疆调查，邀我同去，我因负责西北农专（西北农学院前身）咸阳林场试验研究工作，未能同去。闻其后编有甘宁青实业调查报告。

安于1940年春回陕南，约同李士林、孙林夫、栗鸿勋和我。我于1939年被教育部由西北农学院调往兰州筹办西北技专，我辞职回

家。西北农学院推荐我去宁夏筹办该省林业局。在汉中汽车站登车之际，偶遇安汉。安坚挽我同他一道到黎坪开办垦区。在黎坪班鸠坑（即黎坪中心区，向系黎坪街道所在地）寻着一户农民唐德华家中的牛棚一大间。我们就把牛粪打扫干净，铺床按锅，居住下来。每日四出踏寻荒地，通知难民站向黎坪输送难民……

1941年秋，陕南霖雨为灾。安在农村中见到饥民遍野，如有一家五口因饥饿无地借贷，男人于求借途中，自缢于一株大树下。女人去找丈夫，见已自杀，她当时也投井自尽，留下三个小娃娃，哭成一团，奄奄待毙。安汉瞥见此情，不思坐视，乃出钱买粮，把这三个小儿交给他的舅家去代养。当年象这样的惨事，到处都有。安即日赴汉中，一面报请农林部和有关机关紧急救济，一面约集一些善良人士，发起“汉中春荒救济委员会”募捐募粮。安把这个春荒救济会组成了，写信给我，叫我也作一个发起人，並到汉中参加了成立大会，还请当时鄂陕甘边区总司令祝绍周、汉中专员魏席儒、南郑县长孙宗复及一些



地方士绅到会。安报告开会意义时说：“陕南去秋雨灾严重……某地某家，因饥饿无法自救，举家自尽，惨不忍睹。”言时声泪俱下：

“这些惨状，衙门里作官的人是不会知道的，只有常在农村跑动的人才知道……”。他说这话时，祝绍周面色忸怩，很难为情；魏席儒也表现出难堪的气色；其余一些大小官员，都显得面面相虚，情不自安。会后，我对安说：

“祝魏孙听到你说那些话时，面色都显得很难为情的样儿。我看他们对你那些话，不会有所感动，反而会引起他们嫉恨。我觉得你这样说，不甚恰当。”安说：“对这种人，就是要不客气。他能把我怎样！”

抗战军兴，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。国民政府除田赋征实（粮食）外，所有各项捐税派款，大多也征收粮食。每一种派款下到乡上，计算繁多，争吵狼藉，弄得乡下民呼绅嚎。南郑县县长孙宗复妙想天开，制定一种所谓“标准款”，即规定各乡保查清居民每年生产粮食若干，估算其负担力怎样，制定标准款。安汉兄弟三人都是大户。当初规定标准款时，谁家

有钱有势，就定得轻些，没钱没势的定得重些。这是旧时代的政治习惯，并不奇怪。谁家愿意花钱进贿赂的标准款就定得极轻。安家大概钱没花够，他们的标准款就定得重些。安极不满意，约了些抱屈的人，具呈陕西省民政厅控告孙宗复派款不公。不但告的无声无息，反而出名告状的人负担更加重了。有一次孙对安说：“抗战军粮，关系最大，谁敢阻挠？有些人上告我，上级把那些状子都转给我了。以后这些事，我们可以好好商量，请你教那些人不必如此，于事无济。”安愈怒，愈想大告。某日，我在他家里，偶然看见一张状纸，我劝他说：“你是陕南有名的农学家。汉中官员，对你都很敬重。你对孙的征实作法不满，如果见面时，轻描淡写地说几句，比你和一些联名告他要有效得多。俗话说告官如打虎，打虎不倒反伤人，我劝你不要这样做了。”安说：“他那种歪斜横暴的作法，我们告他，不算违法，他能怎么样？”从此安和孙宗复就结下了不解的冤仇，成为安被孙谋害的主要原因。



1942年夏，有十余人扛着已结烟果的烟苗杆，前来垦区管理局报案。安当时召开紧急局务会议，讨论如何处理这宗烟案。会议上我主张：“连人和烟苗派人报送汉中鄂陕甘边区总司令部处办。”但两个秘书坚决主张派垦区保安队前往张家山抓办。他们说：“我们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中央机关，连这点小事都不能办吗？怎么还要送交司令部呢？我们应当派保安队去铲烟，把这个不服王法的土霸王惩治一下，也显示垦区在黎坪的作用。”……在这个会议上决定：派保安大队督察张念祖，还有另外几个职员带保安队前往张家山铲烟。

孙宗复镇压残害地方公正人士，极为险恨毒辣。当时的一些保甲长，就是他的爪牙。例如喜绅乡第二保（庙坝）保长廖大学，就是特务中的一个。……其后孙派廖大学由庙坝潜入黎坪老林中种上鸦片烟，不但安不知道，就连黎坪垦区内一般人也没人听到风声。五、六月间，烟苗已长大茁壮，开始开花结果的时候，孙宗复不肯放心，还曾亲到庙坝，佯为视察，暗同廖大学密入种烟地内看过

一次。我的林区办事处设在大河坎。我常在城内一些朋友处听到：总司令部现在积极找安的岔子，准备要下手害他，叫我劝安汉早日离开汉中才好。安住在汉中城内西街，我常到他家玩，也把一些关心他的朋友们的话——祝准备下手他的话——告诉他。安说：“说这些话的人，胆小如鼠。垦区是中央机关，祝能奈我何？”……南郑保安大队长古崧山，给安一封密信，再三恳托我给安亲自送去，并说：“祝将下手他了。这封信重要得很，最好你亲自送去，好好劝他迅速离开黎坪。”我也非常着急，于是即日步行进黎坪（黎坪到汉中280里，两日跑到），把古崧山的信交给他。他看信后，变色地说：“这些大话，就能把我喝走吗？崧山是个好人，可惜没知识。”我把我林区筹备工作放下，专门入山来劝安走，可惜一直住了三天，每天直接间接，比前比后地劝他走，他终于游弋不定，总不想决然离开黎坪。

祝派汉中专员魏席儒率领汉中城内各机关首领及地方部分绅士，以及汉中日报和重庆各